

《崇德说》：对东西方文化的颠覆性另类读解

◎ 黄亨

著名作家沈善增这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崇德说》是他的新著。前期的研究使他能站在高出常人的思想高度审视东方文化,突破了以往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的窠臼,根据价值观,从本质上把古往今来的文化划分成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两大类,选取有深厚的思想资源的中华传统崇德文化,与占据现当代世界话语主流地位的西方现代崇力文化为样本,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比较,突出了话语建设的无比重要性,“话语

一变,世界就变。”他概括说,崇德文化是过日子文化,崇力文化是想打仗文化,并从农耕文化与游牧类型文化,生命哲学与制造哲学,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和谐理念、建设思维与冲突理念、战争思维等方面的详尽比较中,充分地论证了崇德文化的优越性,及在当今之世复兴崇德文化的紧迫性。

读《崇德说》,能让我们迭见新意,目不暇接,不时地被作者的睿智所吸引,被他独到的观点所折服。例如,在论述崇德文化的教

化理念时,他举《论语》记载的“居住在达巷党的人说:‘包容大气啊,孔子!广泛地教化而又不强制推行什么定式、教条。’孔子听到这话,对门人弟子说:‘我是干什么的?我是驾车的?射箭的?我是驾车的。(只管给射手创造射箭的良好条件,怎么能管射手怎么射箭呢?)’”指出:“这是典型的崇德文化的教化理念,可惜两千多年来被崇力文化严重掩蔽了,以致汉代以后的《论语》注释本,把这一章注得稀里糊涂,不知所云。”又如谈到老庄的“反智”,他

认为老庄是要人们“将思维从‘知识’‘智谋’的局限中解放出来,提升到‘智慧’的高度。而儒释道都认为这种智慧是在‘人性’中的,是与生俱来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智慧不是可以从外界学得来的,但通常是被后天的‘习’(知识、智谋)所遮蔽,需要去发现,去磨垢重光,去见本来面目;所以,这提升,其实是回归。”由此可见,“这种思维,从‘民主’‘专制’的角度去定义,那是绝对的‘民主’;从‘人本’‘神本’角度去定义,那是绝对的‘人本’。每

个人的本性发现就是‘智慧’,就是正确无误的,不需要某个权威来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

当前的学术界、知识界面对着“学术凸显、思想隐退”的窘迫,哲学常常在重大问题上“意外”失声。和当前许多史学式研究不同,沈善增在《崇德说》中通过对大量基本概念的不断定义,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建构起了他的话语(理论)系统,展示了哲学式研究方法,与一种新的哲学思维——生命哲学的思维方式的美轮美奂,潜移默化地把我们带人思想的佳境。

《漫条思理》有看头

我和辛遥兄已做了27年的同事,巧的是,我们老家都在苏州,更巧的是,我们幼年都住在苏州同一条小巷内,这条小巷叫萧家巷。大概是这种乡缘,让我一直十分关注这位苏州小阿弟的漫画作品。他给《新民晚报》每周画一幅“智慧快餐”,这幅漫画线条简洁,文字凝练,构思巧妙,蛮好玩的。

的。更让人吃惊的是,小小一幅画却蕴含了丰富的哲理。让人观之浮想联翩而拍案叫绝。

能画这样漫画的人,在今天绘画界是不多的。现在画画的人很多,有画国画的,有画油画的,而画漫画的人相对少一些。画漫画能画到“智慧快餐”这样的境界就更少了。原因是国画可以临摹,只要下功夫,画技的提高终有一天。油画难画些,但多练写生也会出成绩。而漫画除了技巧,还在于作者要有思想,要求一个画家或一个作家有技巧,可以用刻苦换来,但他要有聪颖的才思与别出心裁的构思,那可要有一点天赋了。我看辛遥兄的漫画超过其他画家的长处就是:他的画首先是有智慧、有思想,因此别具一格,另具只眼。

我不妨举书中的几幅漫画来为印证。如郑辛遥画了一个人对着老天发脾气,旁白是:唾沫必然跌回自己的脸上。这幅画好像在谈哲学,让我们每个人做一件事,应该懂得尊重自然规律。又如一幅画:“四十岁前人找病,四十岁后病找人”,说来简单,可很多人都忽视了。再如一幅画:“得意时,朋友认识了你;落难时,你认识了朋友”,这幅画生动形象,其实是一句人生格言。还有:“一个人为了寻找他需求的东西,走遍了全世界,回到家里,找到了”“能吃能喝不算健康,会吃会喝才是健康”“许多人不了解自己,却想方设法去了解别人”“炫耀通常是内心自卑的一种反射”“人生就是一节电,平常要像‘节能灯’,少做‘闪光灯’。”这些妙语是作者通过他对生活的感悟而提炼出来,并通过其生花妙笔形象地表述在纸上,让读者从幽默的画面中领悟作者之匠心,可谓一乐。

20年来,郑辛遥画了1000多幅漫画,他从中精选出600余幅,集成一书《漫条思理》,可供品味,很有看头。书末有詹同、徐鹏飞、谢春彦、徐克仁、天呈、孙绍波等20位中外漫画家为辛遥画的漫画肖像,辛遥为他人作漫画像而闻名沪上,今天看看其他漫画家如何画辛遥,很有趣吧?



两年前的夏天,第一次见到管风琴家马慧元,黑白两色的衣裙,淡雅得像一名大学女生,然而沉静的态度,敏捷的谈锋,立刻让人凝神贯注,想要追上她脑细胞奔跑的速度。她是个顶较真的人,认真得让人简直不能随便问她问题,她会把这问题的前因后果、前生今世都解剖了,你不打断她,她能一直说下去。然而她的热诚又是节制、专业而理性的,她懂得惜字如金,几乎不谈论音乐、阅读之外的任何东西。换句话说,她不闲扯。

她对于音乐的观点,是实用主义的。她最常说的话是:“这对我又有什么用呢?”是啊,音乐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用呢?我们去听一场音乐会,也许只是为了打发两三个小时的光阴,为了朋友交际,为了陪伴家人,诸如此类的音乐之外的“用处”,但是马慧元,她向音乐的内在去找“用处”,她会想办法走进几百年前、音乐家为什么能够写下又如何写下那些乐

通往音乐的旅程

——读马慧元新作《宁静乐园》

◎ 陶媛媛

谱、那些乐谱原汁原味的声音是怎样的、为什么有些人有些乐谱被湮没、有些人有些乐谱却历数百年而不朽……她走近乏人问津的原始曲谱、她弹奏没多少人能弹奏的庞大管风琴,用读谱、弹奏的方式,探究那些我们熟悉或熟悉的伟大音乐家走过的路。她懂得音乐首先是一个技术活,只有懂得学习,才能逼近真实。

她是始终向着音乐最核心部分走去的那个人。作为古典乐评家,她同时受到了专业音乐人士和普通大众读者的喜爱,而她仅仅将这些文字看作自己学习过程中的笔记。通往音乐内核的路是无尽的,一路上充满了喧嚣与骚

你究竟想要什么

◎ 魏咏柏

《偷影子的人》讲述的是一个男孩从年少时的懵懂到长大后的顿悟,最后找到最初的梦的一段历程。其间,有催人泪下的亲情、浪漫感人的爱情和不离不弃的友情,清新浪漫的气息和温柔感人的故事相互交织,带给读者笑中带泪的阅读感受,是一部唤醒童年回忆和内心梦想的温情疗愈小说。当然,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男孩的特异功能——偷影子。

在这本书里,大大小小的故事中渗透着不少深刻的道理或哲理,当然故事都是伴随着男孩

的成长历程的,小时候的故事有小道理,长大后的故事有大道理。其中吕克在男孩的帮助下离开面包店踏上了自己向往已久的当医生之路,再到最后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还是面包师,并最终回到了面包店。这个故事很耐人寻味。有时候,人们最初想要的东西并不一定是自己真正喜欢的,而真正喜欢的可能表面上又不是那么冠冕堂皇。马克·李维“温柔风趣”的写作风格能深深地打动读者。所幸,作者没有把黑色幽默用得过多,不然温柔也将变了味。

职场百态

◎ 崔永凯

在我们的固有印象里,写字楼只是都市白领们上班谋生之所。可李铨却在其新作《写字楼妖物志》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此书由许多短小精练的故事组成,是打着写妖的幌子来写人。《床魅》能读出现代人的疲惫;《周一》能读出现代人的焦虑;《入画》能读出现代人的向往;《天台妖》能读出现代人的颓废……职场百态,展现淋漓,悲欢离合,悉入眼底。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许多故事反映出的人性深刻而沉重,作者的笔触却始终简洁明快不失幽默,丝毫不予人艰涩感。

为文化老人编书

◎ 韦泱

作投稿的园地,就是这份报纸的文艺副刊。那时抗战烽火骤起,刚跨出校门踏上社会的年轻欧阳,一腔热血,走在抗日救亡队伍的前列,用文字倾吐爱国激情。偶然的机遇,她考入新知书店,开始从事进步文化事业,后转到开明书店,参与编辑《中学生》杂志。此后,一直到离休,她的一生就没有离开过编辑岗位。

这样说来,欧阳是一位典型的业余作家。在“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工作之余,她见缝插针,写作不辍,春蚕吐丝那样为读者奉献出一篇篇佳作美文。因为,那个年代,她的引路人叶圣陶、夏丏尊、张天翼等,都是学识渊博,且坚持业余写作的编辑大家。

我将欧阳的文章,按内容与体裁分类,编为小说两卷,评论、散

文、杂组各一卷,并编写出总目录。考虑到每卷体例及字数的均衡,最后不得不删减三十余万字,留下约一百二十万字,亦已属皇皇大著,凝聚着老作家一生的心血。文集中不少回忆文坛前辈的忆人怀旧文章,是很珍贵的文学史料,弥足珍贵。

在编辑《欧阳文彬文集》前后,我曾参与编过《七人集》,也为日记史学家陈左高编过《文苑人物丛谈》,为老作家罗洪编辑了《百岁不老》作品精选集等。文友问我,这是“义务劳动”吗?我坦然一笑。其实心里很清楚,我所得到的收益与回报,岂可以钱的多少来衡量。我不仅学到了文化老人淡泊名利、真诚正直的人品,而且耳濡目染,亲炙他(她)们如何做编辑,如何研究学问的言行举止。



《乡愁的成本: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华说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对经济时局、政策走向、社会民生、日常生活予以审视,深入浅出地道出其内在的本质,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看懂一个真实的中国经济。



《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刘仰东编著北京三联出版。三十几年间的人和事。涉及:男女、饮食、穿戴、居所、出行、家境、家事、癖好、做派、性格、起居,等等,可了解那时的生活。



《敲门的影子》,王榕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山西籍女作家王榕的第一本诗集。诗歌写故乡、爱情、青春、四季,语言优美而饱含激情,典雅中散发着敏锐的思考以及某种执着,心中的纠结既古典又现代。她的一些诗歌在网络上传播,有不少粉丝。

